

時光
是狗糧
TIME

我或归来

下册

WOYU
GUILAI

筱露
作品

如果连时光都在反复低喃你的名字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筱露
作品

我或归来

[下册]

WOYU
GUILAI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九章

万般思念

快到换班的时候来了个急诊，苏安希忙完出来揉揉脖子回办公室，周医生早就来了，她把该交代的跟周医生交代好，就换衣服离开。

工作所需，她早年就在医院附近买了套房子，一般都住这房子，偶尔才回大院。

小区距离医院只有两条街，今晚夜色正浓，又是平安夜，于是她便没有开车回家，而是选择徒步行走。

她双手揣在大衣口袋里，行走在这条热闹的大街上，一路上能看见拿着充气锤敲打的年轻人，也能看见相依相偎的情侣，她摸出手机，给徐或发了条信息：“平安夜快乐！”

过了马路，拐了个弯，与刚才的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方再转个弯，路口对面就是她居住的小区。

她站在人行道上偏头把手机往包里装的时候，蓦地发现好像有人在跟踪她。

本着军人的洞察力，加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以至于她的警惕性一向很高。

还记得那一次她刚好去莫秉阳的酒吧，幸好在路上遇见了他，这才甩

掉了跟踪者。

但是这一次，她还不确定，只好试探。

果然，身后那双沉稳的脚步随着她的加速而加速，她十分肯定是冲她来的，虽然不知道意图，但是必须防患于未然。

眼下四周无人，离小区也还有一段路，她脑子里飞速运转着，想对策，想招数。

终于走到拐角处，她闪了过去，背靠着墙，沉下呼吸，冷静下来，打算先发制人。

不远处昏暗的路灯映照下，她瞥见影子，耳边那脚步声越来越近，而且跟刚才跟踪她的脚步声一样，她计算着时间，就在那片衣角出现的一刹那，已经一拳挥了过去。

哪儿知道对方一个闪身，轻易地避开了苏安希的袭击，速度快到她根本没机会看清对方的容貌。

不过，有点奇怪。

被躲开也是意料之中，在对方闪身跟她错步背对着她之时，她已经一脚踹向对方的腿弯处，却也被对方见招拆招反腿一勾，轻而易举地桎梏住她的腿。

苏安希心里咯噔一下，她是有功夫的，普通人乃至会点功夫的人都伤不了她，这是遇上了真正的练家子。

她把心一横，用尽全身的力气朝对方挥拳，手腕被扼住，对方一个巧劲散了她所有的力道，她没辙了，张口就喊：“救……”

刚喊了一个字她就整个人都傻掉了，刚才她只顾着进攻，加上这个位置刚好照不到光，她根本就没去观察一眼对方的长相，此刻被他整个扯到光下，对方的脸才完全呈现在她面前，“命”这个字就被她硬生生地吞进了肚子里。

徐彧一袭军绿色的飞行夹克，被黑色休闲裤包裹住的大长腿往后一退，松开对她的桎梏，黑色的军靴发出跟刚才跟踪者一样的脚步声。

男人勾唇一笑，盯着怔怔地望着他发呆的苏安希，沉声道：“警惕性不错，功夫差点。”

下一秒，苏安希不由分说地踩在徐彧的军靴上，踮起脚双手扯住他的夹克领子往下一拉，毫不犹豫地贴上他微凉的薄唇。

徐彧有一刹那的失神，迅速反应过来，单手搂紧苏安希的腰，另一只手扣着她的后脑勺，反客为主重重地吻了下去。

思念了多少个日夜，才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此刻严丝合缝的拥吻，竟莫名地生出一种虚幻感来。

腰上的手臂越箍越紧，明明是寒风呼啸的冬夜，明明穿着厚厚的衣物，却感受到彼此炙热的温度隔着层层衣物往对方身上传递。

苏安希被吻得喘不上气，就着徐彧的肩膀轻轻推了一下，没推动，被他咬着舌头，她支支吾吾含混不清地道：“等……等一下……”

徐彧一听，不舍地松开她，看着她被他吻得红肿的唇，深眸往上对上她雾霭蒙蒙的双眼，声音喑哑地低笑道：“刚刚不是挺主动的吗？”

“回来了不跟我说一声，手机关机，跟我玩跟踪，还有理了你？”苏安希此刻理智统统回归，松开徐彧，退后与之保持安全的距离，双手交叉往胸前一横，秀眉一凛，颇有些事后算账的意思。

徐彧双手插进裤兜，低眸瞅着苏安希，不疾不徐地一一解释：“回来不跟你说一声是想给你个惊喜，手机在我一落地渝江就开了，至于跟踪，本来没这个打算，看你出来了想跟上你，倒是发现你警觉性挺高的，索性陪你玩玩。”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

“廖志平的朋友圈。”

苏安希狐疑地从包里摸出手机，打开微信一看，扯着嘴角哭笑不得。

“感谢我美丽懂事聪明大方的苏安希医生顶班之恩，大恩不言谢！”下面还附上一张圣诞大餐的照片。

她收回手机，掀眸看向徐彧：“你们什么时候加的微信好友？”

徐彧有问必答：“在方泉的时候。”

苏安希这么问也是智商离家出走了，就廖志平那德行，他怎么会错失加徐彧微信的机会？

“苏医生，还有问题吗？”徐彧自始至终都勾着一抹若有似无的淡笑，漆黑的眼瞳里却满是柔柔的笑意。

“暂时放过你。”苏安希白了一眼徐彧，笑了。

徐彧眸色一深，笑容也随之浓郁起来，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双手微微张开，剑眉一挑，是命令的口吻：“还不过来？”

苏安希扑哧一笑，横在胸前的双手也学着徐彧张开，柔柔的一圈圈光晕下，静谧的拐角处，两人四目相对，眼中只有彼此。

徐彧见状哼笑一声，伸手攥住苏安希的手腕往前一带，带着淡淡花香的姑娘就被他纳入怀中，都是他思念的味道。

他紧紧地抱着她，低头凑近她耳边，与这寒风对抗的暖气打在她的耳郭里，震碎心灵的是比这夜色还要深沉的嗓音，动人心弦：“苏安希，我好想你。”

苏安希揽着徐彧的窄腰，柔声回应：“我也想你。”

任由冬夜的冷风孤寂怅惘，相拥的人却为彼此支起了温暖的屏障。

“是继续抱还是回去抱？”良久，徐彧才开口询问。

苏安希抬起头看向徐彧，蓦地笑了起来：“回家。”

“好。”

徐彧说完，反手握住苏安希有些冰凉的手包裹在手心里，牵着她共同走完这段不长不短的人行道。

苏安希引领着徐彧进了单元楼，在大堂电梯口按下按钮，等待的过程中，问他：“吃晚饭了吗？”

“本来打算找你吃个圣诞大餐，不过苏医生你好像太忙了点儿。”徐彧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苏安希。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两人进了电梯，苏安希按下十二楼，抬头瞧了一眼男人无所谓的表情，医生的口吻张嘴就来：“都跟你说了你这胃不好，得养着，就是不听是吧？”

“那苏医生家里有什么可以养胃的给我垫垫？”

苏安希想了想，偏头对徐彧说：“家里只有面，自己对付。”

十二楼到了，徐彧瞧见苏安希越发嫣红的耳根子，暗自一笑，跟她一起出了电梯。

摁了指纹，门锁啪嗒一声开了，苏安希拉开门率先进去，打开灯，看了眼把着门的徐彧，拉开鞋柜给他找了一双男士拖鞋。

“我爸的。”怕他误会，苏安希特地解释了一下，却见他意味深长的笑意，她又后悔解释了。

关上门，两人坐在玄关的凳子上窸窣窸窣地换好拖鞋，苏安希摸出手机，把包往旁边一丢，起身走到客厅顺手弯腰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放，径直

走进了厨房。

徐彧一直观察着强装镇定的苏安希，用食指碰了下鼻尖，不由得失笑，随即起身也跟着往厨房走去。

苏安希站在灶台前盯着锅里烧着的煮面水，听见身后有响动，微微一偏头，说：“调味料你自己弄。”

见身后没什么动静，她干脆转过身，就撞上了倚在门口赤裸裸地盯着她看的目光。

“你看我干吗？”苏安希也不知道自己的脸是被锅里的热气熏得发烫还是被那灼灼的目光看得发烫，但明明一颗心紧张得不得了，她还偏要强装淡定，“肚子不饿啊？”

说完她还是没出息地转过身，眼一闭再睁开时，眼及之处是一只大手，修长的手指摁在开关上，快要沸腾的水平息了。

背后贴上了男人精壮而高大的身躯，耳边是那再熟悉不过的低沉嗓音，性感又带着淡淡的调笑：“苏安希，你在怕？”

“怕？”苏安希干巴巴地笑了笑，越说声音越小，“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知不知道你引狼入室了？”

浓浓的荷尔蒙气息混着热气打在苏安希的耳朵上，能燃烧她的耳膜，有什么东西沿着她的耳尖一路向下，在她浑身蔓延攀附着。

其实她跟徐彧亲也亲了，摸也摸了，就差最后一步没做全套。

今晚，天时地利人和，会发生什么从见到他那一刻开始她就有了心理准备，她也并不是什么保守的女人，而且对方是她深爱的男人，她自是万般愿意。

可惜现在这种不受她控制、被他完全拿捏、莫名地由他主导的情况，原谅她突然就没了底气，也尿了。

她心里是尿了，不过这嘴巴还是很好地诠释了“死鸭子嘴硬”这句话：“谁是狼还不一定呢！”

耳边是男人的轻笑，开关被那骨节分明的手指重新摁开，后背骤然一空，随之而来的是碗撞击流理台面的声响。

“你也吃点。”徐彧的声音响起，不是询问而是陈述。

苏安希暗自咬了一下唇瓣，这才转身看去，只见徐彧微微埋着头，侧

脸轮廓鲜明立体，下颌线条紧绷却被头顶的灯光柔和了不少，他正有条不紊地往两个面碗里兑调料。

所以刚才，真的是他在撩她？还是她真的已经内心猥琐到期待着跟他共赴巫山云雨？

她差点咬到舌头，急忙回身，看着沸腾起来的开水冒着泡泡，这才拿起一旁准备好的面条，往锅里放。

吃面的时候气氛还好，两人聊了聊近况，苏安希问徐彧休假多久，他一边大口吃着面一边说：“批了十二天。”

“我十天。”苏安希抿着筷子尖看着对面的徐彧，“估计过两天就能批下来。”

徐彧点点头：“想想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去玩几天。”

苏安希一听，眼睛一亮，很是开心地立即点头：“好啊！”

吃完面，苏安希去厨房洗碗，徐彧站在厨房门口问苏安希：“工具箱在哪儿？”

“阳台柜子最下面那一层。”苏安希没回头，一边刷手里的锅一边问，“怎么了？”

“卫生间的水管坏了也不知道找人来修？”徐彧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耳边还有苏安希回答他的声音：“坏了吗？我不知道啊！”

苏安希洗好了锅碗瓢盆，擦了手走出厨房去看，动静是从客厅那边的卫生间传来的，她走过去，立在门口就踟蹰不前了。

徐彧就穿着一件黑色背心站在盥洗池旁拧着水龙头，因为用力，线条修长紧实的手臂肌肉紧紧地聚拢在一起，青筋因为他的力道浮浮沉沉。

他的身前被水浸湿了一大片，背心更是紧紧地贴在他身上，能隐约看到腹部的块块肌肉线条。

直到他停止了所有的动作，苏安希一抬眸刚好对上他偏头盯着她的双眸，他的眼睛里淬着光，又隐着火，慢慢地簇拥着上来，亮得宛若星火燎原般炙热和滚烫。

“我平时不用这个……”

话还没说完，苏安希就被徐彧拽着手腕一个旋转，掉了个方向，她的后背就抵在了墙上。

徐彧怕她的头磕到墙，一只手垫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松开她的手

腕，搂着她的腰，整个人都撞了上去，非常准确地含住了她的唇，撬开她的贝齿，游刃有余地拖着她的舌尖慢慢吞噬、勾缠。

呼吸乱了彼此的心跳，而这绵长而浓烈的吻燃烧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苏安希踮起脚尖，双手攀上徐彧的双肩，那里裸露在空气中的肌肉嵌着晶莹的水痕，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更显得充沛而有生命力，明明是寒冷的冬夜，明明他只穿着一件背心，她的手指尖却因为触到他的肌肤而跟着一起灼烫起来。

徐彧太高，哪怕她踮起脚尖还是费劲。

骤然间，她感受到男人的双手掐上了她的腰，用力往上一抬，她脚下一空，扶住他肩膀的双手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腿弯处却被他的两只手臂架住，她的双腿就这么毫无预示且快速地缠上了他的腰。

他们依然唇齿纠缠，她却听见徐彧哑着嗓子问她：“现在这样会吃力吗？”

苏安希睁开眼睛，男人染着情欲，漫着烈火的双眼就这么撞进了她的眼瞳。

她摇头，心口起伏，脸色红润，眉目含情，眸中氤氲，没有刻意，却全是女儿的娇嗔之态。

他坏坏一笑，就像是对那绝世珍宝挪不开眼一般凝视着她，凑上去亲吻她的下巴，一路蔓延吮吮她白得泛着光芒的脖颈，那里青色的血管都因为她的微微颤抖而凸显出来。

继续往下，圆领毛衣刚好遮住苏安希凹凸有致的锁骨，他张嘴咬住她毛衣的领口，抬眼看着她，看得她脸红心跳，那眼神夺魂摄魄，却又让她无法移开双眼。

然后，领口被他咬扯得有些变形，松垮地搭在她的肩膀上，露出一侧圆润白皙的肩头，而那盘亘在两肩中间的锁骨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被他低头轻轻咬住。

苏安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层红晕由脸到耳朵再到脖子，空气里都飘浮着无限燥热和无名之火。

“苏安希。”徐彧掀眸哑着嗓子喊她。

“嗯？”苏安希轻吟出声，让他头皮一阵发麻。

徐彧稳定心神，眸色越发浓重，却勾着一抹笑意：“其实，我今天早就下定了决心……”

“什么决心？”

“要了你。”

说完，他拖抱着苏安希往主卧走去，漆黑的卧室里有一束来自客厅的光，折射在靠近床边的位置，另一边来自窗外照射而来的柔光，刚好与之形成一隅羞涩的暗光。

徐彧把苏安希放到床上，快速绕过床尾，走到窗户口唰的一下拉上窗帘，把那片柔光与卧室完全隔绝开来，屋内的光线更加幽深而暧昧。

苏安希刚刚坐起来，就被快速折回的徐彧给摁了下去，与此同时是男人覆盖上来的沉重躯体，压得她差点喘不过气来。

徐彧长臂一伸，啪的一声，床头迷离的灯光照亮了彼此的脸和身体。

她撑着 he 湿漉漉的胸口，柔声问他：“不冷吗？大冬天的，一身是水。”

徐彧起身顺手把苏安希拉起来，捏着她的下巴对她说：“帮我脱。”

苏安希暗自一咬唇，伸手卷着他背心的下摆往上一提，就脱了下来，然而下一秒她还没反应过来，她身上的毛衣也被 he 快速往上一推一扯，连带着他的背心一起坠落到床下。

徐彧的手在苏安希身上四处点火，每吻一处，她白色的肌肤上都会出现独属于他的痕迹。

苏安希不受控制地嚤吟出声：“徐彧，你别……”

徐彧的笑声在她胸前响起， he 一把搂起苏安希，两人面对面坐着， he 吻上她的唇，贴着唇问：“别怎么样，嗯？”

苏安希推开徐彧，睨他：“你说你一个边陲地带当兵的，哪儿学来的这些个挑逗方式？”

“男人在这方面，无师自通。”

徐彧轻轻刮了一下苏安希的鼻尖，却见她脸色微变，眸子一缩，却是盯着他的左胸口。

徐彧下意识地伸手捂住自己的胸口，一笑，说：“没什么好看的。”

苏安希摇摇头，眼眶蓦地发烫，伸手覆上他的手背，望着 he 一字一顿地说：“让我看看。”

徐彧也知道自己这一身的伤痕是逃不过她的眼睛的，除非不跟这丫头做，不然的话迟早都会被她看到。

他松开手，语气尽量轻松：“当兵的，哪儿能没点伤，这些都是军功章。”

苏安希的指尖在他左胸口那条长长的旧伤疤上滑动，眼泪就这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抬眼看着他道：“夏俊楠说这伤差点要了你的命，真的很长。”

“那小子，”徐彧看着苏安希流眼泪，心痛得不得了，嘴唇凑过去吻着她的眼睛，把她又要掉落下来的眼泪吸进了嘴里，抵着她的额头问，“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就上次去你们部队诊疗。”苏安希吸了吸鼻子，回答。

徐彧一回忆，勾唇一笑：“难怪你非要我脱衣服。”

苏安希撇了撇嘴，点点头：“嗯。”

徐彧又亲了亲她的嘴巴：“保证以后珍惜生命，不让你担心，嗯？”

“嗯。”苏安希又点头，往后退了退，命令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伤疤。”

徐彧才没那么傻，好不容易把她哄好了，这会儿死活不给她看，把人往回一拽，摁着她就亲了下去：“之后慢慢给你看。”

当他们都不着寸缕之时，旖旎的灯光下，徐彧红着眼凝视着苏安希，就像是滚滚洪流缠卷河道里漂浮的船只，又如那疯狂的龙卷风，一旦进入范围，将被摧残成渣。

“苏安希，准备好了吗？”

“我说没准备好是不是就算了？”

“可能吗，嗯？”徐彧邪魅一笑，却温柔地亲了亲姑娘的额头，与此同时毫不犹豫地与之契合，辗转，纠缠……

久久，一句话从他的齿缝中挤了出来，嘶哑得要命：“苏安希，现在说说，谁排第一？”

苏安希哑了嗓子，虽然头脑已经不清晰了，可是这个排名的事她还记得，她哭笑不得：“你还记着？”

还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说不说？”他的语气也跟着发了狠。

“那是我爸，我给我爸系过……领带……”

徐彧心满意足。

这方暗光下，绰绰光影起伏摇曳，空气中弥漫着爱情的香气。

屋内暖风四起，温柔的风吹在床上，被子下方露出两条匀称修长的小腿，白皙的腿上暗藏着一朵朵暗红色的小花，不用猜都知道这到底是哪个禽兽的杰作。

徐彧把屋里的空调和地暖统统打开，屋内温暖如春。

他就穿着一条四角裤，不疾不徐地回到床上，伸手扯了扯苏安希盖着半张脸的被子。

见姑娘不动，他干脆伸出双手往两边一压，半个身子撑在她身上，低头吻了吻她合着的双眸，见她闭着眼睛扇动了一下睫毛，这才轻言细语地对她说：“去洗澡。”

苏安希浑身都黏黏腻腻的，特别是腿根，更是难受，奈何被这个“徐泰迪”欺负得浑身软趴趴的，四肢无力，只想这么闭着眼睛魂游太虚地躺着。

“累。”

苏安希刚开始还跟徐彧大言不惭，后来被他连续折腾了两次一下子就老实了，满脑子都是当兵的男人惹不起，当兵从没“吃过肉”的男人更是惹不起。

她现在总算是能理解曾经听过的几个军嫂同事私下聊的关于房事的事情。

其中一个说她当兵的老公每次休假回来，除了去彼此的父母家，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战斗力惊人。

那会儿她闲来无事听了一耳朵，觉得太扯，耸耸肩一笑置之，就不再听下去了。

现在，她缓缓地睁开眼睛，盯着眼前这个越发神清气爽的男人，觉得那不扯，一点儿都不扯。

徐彧笑意盎然，就着被子把苏安希一把捞起来搂着，理了理她因为汗湿而黏在脸上、嘴角和额头上的长发，顺手勾了一下她的鼻尖，笑道：

“你这体格还得练。”

苏安希这会儿乖巧极了，伸出光溜溜的手臂圈住徐彧的脖子，脑袋搁在他的脖颈处，幽幽地开口：“不是我体格好不好问题，是你……”

“埋怨我，嗯？”徐彧嗓音低沉轻柔，可这句话却带着几不可察的调笑。

“不敢。”苏安希轻轻一笑，这种时候就不要较劲了，得服软，“很棒。”

果然，徐彧很受用地嗯了声，一只大手在她光滑的手臂上来回抚摸着，声音也是越发宠溺：“乖，我收拾收拾，你去洗洗，嗯？”

“嗯。”苏安希松开手臂，掀眸看向徐彧，点了点头，就起身下床。

然而她裸着瓷白的身体，背对着徐彧的时候，男人的眼睛里又开始蹿起火苗。

她站起来随意地理了理一头凌乱的黑发，如瀑布般的黑发遮盖了她的蝴蝶骨，发尾打在背上跟肌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盈盈一握的纤腰两侧还留有若隐若现的指痕，挺翘的屁股上也有痕迹，一双修长笔直的长腿有些艰难地迈起步子走进了卫生间。

徐彧看得挪不开眼，当卫生间的门被关上时，他幽深的眸子闭了闭，压抑住胸口那股火，低头时暗自飙了句脏话。

卫生间灯光柔亮，音乐溜进耳朵里，让人倍感舒适。

苏安希被热水在身上一淋，浑身那股疲乏倒是消失不少，腿也没那么抖了，她靠在墙上低头一看，就想哇的一声哭出来。

身上深浅不一的“草莓”成群结队，想到之前他那精壮坚硬的躯体在自己的身上“耕种”，她的脸一红，转身踩着水花面向瓷砖墙壁，抬头在花洒下冲刷着头发和脸，摀下洗发水往头发上抹。

清香的洗发水让她闭眸感受四肢百骸的舒缓，耳边变换着动感的音乐，她不自觉地轻声哼唱起来。

倏然，头上多出了两只手在帮她挠着，她一惊，正欲转身就被大力摀着脑袋，男人低沉的声音混着水声云淡风轻地命令：“别动。”

苏安希不敢动了，怕又惹到他被吃干抹净。

她一边伸手用水洗了洗被泡泡眯了的眼睛，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你进来干吗？”

“进浴室能干吗？”徐彧继续帮苏安希轻轻地揉着脑袋，语带笑意地

道，“当然是洗澡。”

“等我洗完了你再洗啊！瞎凑热闹……”

徐彧伸手拎起莲蓬头往苏安希的头发上冲水，手指穿过她的发丝温柔而仔细。

“节约用水。”

苏安希被徐彧这鬼扯的一句话给弄得哭笑不得，肉在砧板上，只能任由他为所欲为了。

头发上的洗发水悉数洗干净了，苏安希这才转过身来。

徐彧把莲蓬头挂回去，顺手扯下毛巾给她擦了擦脸。

蒸腾的热气充斥着淋浴间，有点身临仙境的感觉，可是两人这原始的模样，又让她想到了两个人——亚当和夏娃。

她望着眼前这一堵人墙，白雾氤氲，腾腾热气柔化了他冷硬的眉眼。

他的鼻梁挺直，嘴唇微薄，唇色浅淡，唇形却像是名画家寥寥数笔勾勒晕染而来，微微上翘的弧度恰到好处，异常完美。

就是这样一张英俊的脸，年少时被她看进了眼里，而今被她锁在了心里。

再一敛眸，他胸肌上那道疤痕就落入了她的眼瞳中。

她抬起手，挂着水珠的指腹在他的左胸口上滑着，徐彧给她擦头发的手一顿，喉咙处那尖儿上下滚了滚，他又暗自一咳，胸腔的震动使她的手指跟着一起发颤。

“再乱摸，我不客气了。”他沉声警告。

“你说让我看的。”

苏安希的手指在徐彧的心口上画着圈，明明是挠着肌肤，痒的却是心。

徐彧倒是没脾气地一笑，盯着苏安希的脸，妥协道：“成，整个人都是你的，还怕你看？”

苏安希勾唇一笑，很是认真地看了起来，除了胸口上的疤痕，排列整齐的八块腹肌上也有一处有些年头儿的旧伤痕。

“转身。”之前做的时候她摸到，背上的不少。

徐彧听着眼前的姑娘一副正经的医生检查身体的口吻，实在是想提醒她，他们现在是赤诚相见。

算了，他什么时候在她面前有过原则，还不是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转过身，苏安希也不知道是被热气熏得眼睛又开始发烫，还是看到他紧致的背上深浅不一的各种伤疤引得眼睛发烫，总之是发烫就对了。

她伸手去触摸他的背脊，肩膀处有一处枪伤的疤痕，线条流畅且深凹的脊柱线交错着几条长长的刀伤以及腰际的枪伤，色调都已经很浅了，看得出年头儿已久。

“这些是当卧底时留下的。”苏安希这话不是询问，而是肯定。

徐彧点了一下头，挠挠眉毛，轻嗯一声。

他被苏安希的手摸得浑身发麻，暗骂自己真是自讨苦吃。

下一刻他背脊一僵，那温热而柔软的唇吻在了他的背上，他浑身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咬。

苏安希吻遍了他背上、腰窝处、手臂上的每一处旧伤疤，徐彧暗自磨着牙，发现这女人就是妖精，还是最妖的那种。

“苏安希，够了啊！”他哑着嗓子转身警告。

“不够。”苏安希望着徐彧，眸中是一闪而过的固执，她上前吻在他心口的那道伤疤上，整个人都靠进他怀里，瓮声瓮气地说，“这些年你受的这些伤我都没能在你身边守着你，现在算是给你补回来。”

徐彧无奈地一笑，伸手揽着苏安希，揉了揉她湿漉漉的头发，说：“从今往后，你守着我，我也守着你，嗯？”

“说话算话。”苏安希抬起头，认真地点点头。

可是下一秒她的话却让徐彧恨得牙痒痒。

“徐队长，你好像……”

“苏安希，你找死是吧？”徐彧咬牙切齿。

苏安希踮起脚尖，往徐彧唇上凑，齿间是她勾魂夺魄的声音：“要不，再做一次？别太久。”

徐彧本来心疼她，打算自己解决，没想到他这心肝宝贝这么体谅他，他一把将苏安希摁到墙上，莲蓬头的水洒在他们身上，顺流而下。

徐彧重重地咬上苏安希的唇，嘶哑着嗓子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苏安希嗤笑：“得了便宜还卖乖。”

卫生间里的音乐换了曲目，欧美女神富有磁性的嗓音就像是一记最完

美的催情药，在烟气袅袅的不远处，随着音乐寻找爱的国度。

徐彧把苏安希抱出卫生间的时候她是真的一根手指头都不愿意动，身体里所有的能量已经被这个男人吸干，一滴不剩。

她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循环着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是的，她就不该主动凑上去说再来一次，她真是脑子抽了。

背部接触到柔软的床，她用她剩下的那一丝残缺之力拽着被子的一角将自己裹了进去，耳边是男人无奈的低笑声。

她不想说话，笑吧笑吧，随你怎么笑。

徐彧帮苏安希把脑袋调整到枕头上，她乌黑的发丝早已经干透，顺滑地穿过他的指缝，散落在干净的枕头上。

他伸手掖了掖被子，低头凑到她面前，热气打在她的脸上，暖暖的，痒痒的，低沉温柔的嗓音像是在哄小孩：“喝杯牛奶再睡。”

“……”苏安希一动不动地挺尸，连个语气词都不想哼出来。

须臾，身边男人的气息渐行渐远，苏安希缓缓睁开眼睛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间，电子钟上的几个大字触目惊心：AM 3:25。

她闭眸，心里哭唧唧，没几个小时睡了。

一想到这儿，她赶紧给自己催眠：快睡快睡。

但是，睡不着。

徐彧热好了牛奶端进来，走到床边把牛奶搁在床头柜上去叫苏安希。

在暖风呼呼的房间里，他的嗓音温暖得犹如旭日东升：“乖，喝了牛奶有助睡眠。”

苏安希摇摇头，合着眼呢喃：“不想喝。”

徐彧伸手轻轻地刮了刮她红润的脸颊：“听话。”

苏安希嘟囔着，微微蹙着眉头，继续摇了一下头，一脸的娇嗔。

徐彧笑得一脸无奈，瞥了眼牛奶，伸手端过来，反倒是往自己嘴里灌了一口，又顺手放下。

然后他倾身，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苏安希的脸颊，稍稍一用力，在她红润的嘴唇微微启开的同时，低头吻住，把自己口中丝滑香甜的牛奶尽数渡到了姑娘口中。

苏安希完全没料到徐彧还有这项操作，当被他捏着脸颊吻住时她就蓦

地睁眼，当感受到那股奶香的暖流滑进自己口中时她眸色一紧，便不受控制地吞咽了下去。

一口喂完，徐彧松开苏安希的嘴巴，顺便舔了舔她嘴角的奶渍，坏笑着对上姑娘惊讶的双眸，伸手去拿杯子，在她的注视下不疾不徐地又往自己的嘴边送去。

苏安希也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力气，条件反射地伸出一只手摁在他的手臂上，怕再这么喂两次，又把他的火给喂出来。

“我自己喝。”她迫不及待地道。

“我觉得这样喝挺好。”徐彧挑了一下俊眉，低沉的嗓音性感十足。

苏安希笑得一脸讨好，摇摇头，紧接着拽着徐彧那紧实的手臂，在被窝里的手暗自扶着老腰，坐起来，抢过徐彧手上的杯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徐彧好整以暇地瞧着苏安希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喝完了，看着她舔了自己的嘴唇，一圈白色的奶泡被她的小舌头裹进去一半。

他接过杯子往床头柜上一放，顺手扯了张纸巾在她的嘴巴上擦了擦，这才开口对她说：“好了，睡吧。”

“我上午八点的班，记得叫我。”苏安希料定自己起不来，只能仰仗这位严于律己的徐队长了。

“好。”

徐彧伺候他的大宝贝睡下，这才关掉床头灯，起身绕到另一边，上床。

苏安希感觉到另一边的床陷下来，被子被掀开又盖上，男人的手臂穿过她的脖颈，顺手理了理她的头发，另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腰际，整个人贴在她的背上，她特别有安全感。

她随即转身，钻进他那宽阔的胸膛，伸手搂着他，感受到男人的手臂在缓缓收紧，她勾唇一笑，倒是抬起头看着他，真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

“还不想睡？”徐彧低眸对上姑娘柔柔的目光，低声询问。

苏安希伸出手，食指有意无意地在他的下巴上点着：“没我你怎么解决的？”

她是觉得男人始终是男人，就算再清心寡欲也有生理需求，更别说他们这些军人有钢铁般强健的体魄，在这方面肯定就更为强大。